

(集詩文敬)





46
1028
511

聯社叢書

海濱的二月

鍾敬文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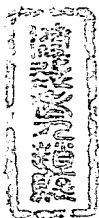


3 2285 0087 6

紀念我許多飄散着
和死別了的舊友們

致意

西薇



我走過一片有它名聞的原野——

它曾給世界以真實的功用，

掌來大的一塊兒炫射着

在四望無垠的當中。

我在那草地上拾得

並安放在我的懷裏

一根脫掉的羽毛，一根鷹毛，

哦！我忘記了其餘。

——節譯自白浪密氏的
“Memorabilia”。

趙敘

從去年一月起我過着譯書的生涯了。又不肯裕如的分配我譯書的時間與打雜的時間，於是一譯起書來就是埋頭工作，從早到晚接連一個星期都不休息，後來疲勞極了，便休息一星期，一切的零碎事情都在這個時候來做，於是又是譯書一星期，打雜一星期，這樣的把光陰度過，一直到現在一年有零也不會改變。每天勻一半工夫譯書，勻一半工夫打雜不行麼？偏偏就辦不到來。自己找苦喫的人只好永遠疲勞地過着生活，永遠體味着疲勞了。這樣一來，國木田獨步的疲勞，葉紹鈞的病夫和沒有秋蟲的地方，萬曼的掙扎雜帖就對上了我的口味。文學作品之所以能夠

感人，全靠讀者的心情與作者融合無間，也就如廚川白村在苦悶的象徵裏所說，相撞相擊，起了火花。現在我再看到敬文兄的這本詩集，雖然他自己說：

『我底這顆心兒，

有如秋江寒潮：

忽而澎湃飛騰，

忽而悄然沈寂。』

雖然他也有像敵人呀你們準備罷，題沙基血跡圖一類『澎湃飛騰』的詩，但我却最喜歡他『悄然沈寂』的詩，因為我的生活現在悄然沈寂得到古井不波的地步，一些兒創作也沒有了，我想說的話，敬文兄都替我說出來了。

例如他在女魔的歌聲裏說：

『不見芳菲的花朵，

不聞清冷的樂音，

孤悶得我要死了，

這荒涼，這寂靜！』

又如他在沉昏裏說：

『也不覺悲哀，

也不覺快愉，

眼看着滾滾的生命之波，

隨着時光的流長逝！』

又如他在冷風扇着裏說：

『寫，寫不出什麼，

看，看不上什麼，

想呢，更是茫漠，

反正是逃不了悶然的，

索性呆坐罷！」

又如他在詩思裏說：

『在喧鬧的環境之中，

在匆忙的工作之下，

我的靈奇的詩思，

早已窒息而僵死了。』

其他如小詩的第三節和第七節，冷寞，晚過社美鄉，寒酸的店主的第四節，都是充滿了寂寞情調的。這種寂寞的生活自然是最無趣的，但我這寂寞的人，却只好欣賞寂寞的詩。不過我却不願作者也長此寂寞下去，現在聽說作者已找到了『聖潔的姑娘』，似乎可以快樂一些了，誰知他又陷於情與智二者爭鬥的苦悶和悲哀；從寂寞到悲哀，可說是更走下一級了。

我希望作者不再唱歌着『無用』『毀滅』或是『病了』，還是把吶喊着『你們準備罷』的精神拿出來，圖一個解決的方法罷。

一九二九，一，一七，趙景深。

自敘

白日低回，或深宵不寐，如此忘倦地以哦詠詩作的熱情與狂態，在我已成過去的了。

談起作詩，總不免令我追想到十餘年前的舊事。那時，鄉僻的小市鎮中，風氣初開，所謂學校者，多少帶着些從前書院，學塾的氣味。如小學科目中，編入詩經，左傳等功課，做起文章來，還是君子謀道不謀食，漢高祖斬丁公論之類的題目，而最有趣的，要算吟詠空氣的熱盛。

校中三數年長（高小的學生，很有些二十六七歲的。）而好事的學生，把繪了圖的扇子或帳眉，去請老師同學們品題吟詠，此唱彼和，相習成風，

風雅之事，於是乎盛。在這種境况之下，養成了我愛讀詩歌的興趣，所誦習的不消說只是些唐詩三百首一類的選本。不久，自己也學樣胡謔起來，起初自然寫的有點肉麻，後來也就漸漸能夠自如地抒寫些眼前的情景。記得有一次，不知做了一首什麼题目的詩（大概是秋日即景之類罷？），中間有一句云：『蕭蕭蘆荻野溪秋』。某夫子見了，大加激賞，說『秋』字下得怪有神味的，並引出了駱賓王的什麼名句子爲證。此後寫作的興致，更日益增高。說來好笑，在那個期間內，我曾經有一個整年廢學家居，每日的工作，除了游玩，便只有寫詩讀詩而已。時適有兩位從異鄉來的朋友，氣味投同，相與酬唱，詩筒傳寄，不問朝夕。那種陶醉於中，而忘掉身外一切的快樂，真是爲我此刻所追慕了。

我的改作新詩，是『民八』以後的事。中間曾有一個短時期，因我忒然對於社會科學及自然科學起！高度的興味，於素所愛好的文藝（尤其

是詩。）很抱輕蔑之意，所以從前蓬勃的詩興，不免爲之一告論案。但習性難移，加以處境不佳，窮愁抑鬱之下，輒復藉此以博心靈暫時的慰安。數年以來，間有所感，每多筆之於紙，日積月累，篇幅頗見繁富。近來心境又形變動；况年齡日屆壯盛，少時心情，已逐韶華消逝，狂吟高詠的生涯，以後恐將漸趨於絕緣之境了。

這小冊裏，現存詩共二十多首，以數年間所作全部計之，約只得四分之一。此區區二十多首短詩中（大部分爲三數年前所作，兩年來所爲的，只有寥寥三四首。），自己實很少愜意的。這些作品，在形式方面，獨特創造的能力甚薄弱，有幾處，還很顯然的表現着受古詩詞和別的影響之色調。好像聽見有人說過，文章的風格，可以見其人的天分。如果這話是對的，那就可想而知我是如何平凡的一個人。儘有點敢於自信的，是這些詩頗能保留着我過去數年中心靈變動的跡象。我們現在打

開集子一看，不是可以很明瞭的見到我怎樣『沉香』，怎樣『留戀』，怎樣唱着『詩人的哀歌』，怎樣喊着『敵人呀，你們準備罷』的種種心情麼？

我鄭重迫切的聲明：我不是個詩人！這非什麼自謙，乃實在的供詞。我每度讀到偉大作家的產品，便深感到自己的渺小而無用！十年來的勞力與夢想，於我只是白費了的！但我也不過於惋惜。因為在這中間，我總算得過一些慰安，雖然也並給了我莫名的苦悶。詩人的夢，雖然已醒了過來，但這些失敗的殘骸，於我終有一些縈心的弱力。我不敢要她怎樣去給朋友們以慰安，倘若過去年輕時的心情，能憑藉她而得到人們的一點了解，那就是作者欣幸之至的事了。

一九二七，六，一八，

靜聞記於廣州，屈園。

目
錄

一個薄暮似的早上

醒後寄燕筑

舊夢

女魔的歌聲

瞻念着天涯的游人

海濱的二月

沉昏

忽想起

從迷戀的夢裏歸來

新秋之歌

我底這顆心兒

冷風扇着

詩思

春宵

黑色的詩句

晴朝

驚慌

小詩

冷寞

晚過社美鄉

敵人呀，你們準備罷！

留戀

年華又將殘暮了

詩人底哀歌

題「沙基血跡圖」

朋友，你如要讀我底詩

補錄

花匠

記念

To—

就這樣放開手罷

無題

寒酸的店主

毀滅

我如今是病了

一個薄暮似的早上

迷茫的，迷茫的，

一個薄暮似的早上，

清寂的海灣上面，

有個我在信步開散。

海灣中的海水，

一陣陣的向海岸衝擊，

汨汨復汨汨，

如清宵少女的啜泣。

海水呵，海水，

你這樣不絕的嗚咽，

可不是有了什麼傷情。

要向岸上的行人伸說？

我呢，海嘯，

我也有漫胸的哀怨，

急待訴與人間，但是

我沒有勇氣——我不敢！

這海裡中不是

有一隻巨大的魚船，

我所有的哀怨，

正合裝進在它的艙間。

讓魚船把哀怨載去，

載到那大海的遙邊，

它將化作了駭浪驚濤，

永在那無人處狂蕩，狂蕩。

醒後寄燕筑

I

朋友，

我們別來雖只有一個多月，

可是忙亂的相思，

幾曾有片時休歇？

朋友，

我不想你別的，

只望我們再見時，

把你我心海中的深愁，

傾瀉成一條江河奔流。

II

朋友，

昨夜夢你寄來許多詩篇，

我不禁眉飛色舞地吟誦着，

好像在狂飲那葡萄酒漿。

朋友，

我醒後總不免懷疑，

你到了這個時候，

還有什麼多餘的情興，
寫出你靈臺中美茂的詩？

舊 夢

無聊的已丟撇了的舊夢，
偏有如許令人追尋的情味——
在挨不過寂歷的當兒。

彷彿想到去年的一個旅夜，
我獨坐在清冷的山館之中，
靜聽着荒村的野狗狂吠。

匆匆的已是一夜長年了，
今宵山館中遠遠傳來的狗聲，
可還有個多心人側耳在聽？

女魔的歌聲

——無名氏詩。

我猶如橫路的人，
獨彷徨於幽獨的空谷，

睜圓倦眼一望呀，

呵，四圍只有蒼古的林木！

不見芳菲的花朵，

不聞淅淅的樂音，

孤悶得我要死了，
這荒涼，這寂靜！

多謝冷風好意，
傳來迷魂的歌聲，
我陶醉了，陶醉了，
有如痛飲了佳釀千瓶。

我的心好像戀情似的甘馨，
身骸更柔靡得棉花一樣，
我滿意承受着，這歌聲，
儘管是女魔的音響。

設誓，重在這兒設誓：
我永願沉酣在這女魔的歌裏，
我不想蘇醒過來，
也更不想還歸人世！

睽念着天涯的游人

——得燕筑信並花榮等賦此。

桃兒一顆，梨花兩朵，

雜着玫瑰花英十餘葉，

他把伊們從斷腸的場地，

寄到我這里故人的眼前來了。

桃兒半已焦黃，

花兒們尤殘悴得不成樣，

我對着零落了的伊們，
深深地睜念着天涯的游人。

「無限生中的偶逢，
一瞬不難永逝！」

親愛的呀，

我更怎禁得起你這樣蕩魂的言詞！

海濱的二月

斑駁的矮牆之下，

疏綴着曼陀羅花幾枝，

高高的山嶺上，

草色也只碧綠了一半——

剩下的仍然鏽刀似的赤。

哦，這便是海濱的二月！

在這里，

我感不到濃重的春之氣息，

加以料峭的寒風

挾着雨絲瀟灑，

更令我如墊在冬之世界。

我不禁遙憶了——我的故鄉！

這時節，在那里

綠透了的山野，不知要

怎樣繡上諸色的芳花，

便是翩翾的蝶影

也分外呈出迷人的媚媚，

何至像這里毫無生氣的平淡？

清明近了，

回去罷，

回去罷，

臥在故鄉柔碧的草地上，

總勝如在這裡

聽聽單調荒寒的濤聲。

沉
昏

不是傷春，

也不是懷人，

爲甚一個孤另的我，

鎮日只是這麼沉昏？

金鶯兒啼得多清脆，

月季花笑得多嬌妍，

伊們到了我的當前，

彷彿總不聞見。

也不覺悲哀，

也不覺快愉，

眼看着滾滾的生命之波，

隨着時光的流長逝！

忽想起

——寄維兄。

忽想起，我們哥弟兩個，
一個漫遊於西方大陸，
一個棲遲於海濱南國，
恰巧彼此都是人類解放的策源地，
雖然隔分着亞東與歐西。
在你那兒，在我這兒，
人們都在努力着工作，毫不停地，

不用說，我們也該當仁不讓，

爲正義，爲人道，這是理所應然。

可是我們總在叉路上徘徊，

好像將和人們各走着方向！

是那個地方，記不清楚了，

我們熱烈的詩人在這般狂叫：

「悲觀的，懷疑的時期已經過去了！」

是的，過去了，這我全都知道，

怎奈呀，我們的心情總這樣不好，

如白雲的飛馳，如野馬的狂奔，

老不能在這現實上繫個堅牢。

我要祈求大神——竭誠的祈求，

請他爲我們改換了這爛敗的心情，
（如他用美的青春代替了嚴冬。）
使我們活潑新鮮，若草木之初萌。
從此也許能夠實力做點工作——
爲那苦海裏沉淪着的衆生。

從迷戀的夢裏歸來

從迷戀的夢裏歸來，

呵，從迷戀的夢裏歸來，

我的心呀，我淪落了的心呀！

久已灰燼了的情火，驀地

爲伊撥燃得氣燄瀰空，

這不待別人，我自家便先很驚愕。

如今，我的心已從夢裏歸來，
熊熊的情火，即將就此滅息，
呵，只如經歷了一場魔人的幻境！

新秋之歌

大雨一味的淋漓，
玄黃一味的闇蔽，
多愁的秋娘，
可不知曾來也未？

黃昏一陣冷雨，
殘宵幾聲落葉，
沉迷的自然狀態中，

似透露了些兒秋意。

秋娘呀，秋娘呀，

你可快快前來！

我要投奔在你的中懷，

宏吐出悽哀歌曲！

我底這顆心兒

我底這顆心兒，
有如長空皎月：
有時滿吐光明，
有時形象虧缺。
我底這顆心兒，
有如風前落花：
有時墮在泥裏，

有時飛翔天涯。

我底這顆心兒，

有如秋江寒潮：

忽而澎湃飛騰，

忽而悄然沉寂。

我底這顆心兒，

有如醉後狂徒：

忽而嘻嘻大笑，

忽而痛苦不已。

冷風扇着

冷風扇着，

微雨飄着，

寂寞，閒愁，

如像蠻兵似的，

又強佔上我的心房來了！

寫，寫不出什麼，

看，看不上什麼，

想呢，更是茫漠，
反正是逃不了悶然的，
索性呆坐吧！

住在這殯宮似的
清冷的古亭中，
我猶如一具尸體！
若再合上雙眼，
便更不差什麼了。

詩思

在喧闐的環境之中，
在匆忙的工作之下，
我的靈奇的詩思，
早已窒息而僵死了。

今朝乘着爽朗晨光，
獨來野外吸這如流的空氣，
我的已死了的詩思，

也復活得如縱壑的巨魚。

復活了詩思，

暫時裏恣情游泳罷！

使你窒息而垂斃的時間，

又要在當前湧現了！

春 宵

哦，說不出的歡快……

久不曾見

這樣明妙的春宵！

雪月臨空，

蟲韻沸如潮，

那遠處明滅着的一支紅燈，

可不像我心之火炬的靈照？

冷風掀我衣袂，
夜郊不容久停，

歸來了——

歸來到這牢獄樣的家庭，

也沒有月明，

也沒有蟲聲，

可也沒有那淒人的清冷。

黑色的詩句

國色的青春底麗姝，
已將姍姍地登場了，
這荒涼的冬之悲劇，
又將從此閉下它底帷幕了！

青春底麗姝到了人間，
免不得把這殘零的大地，
從新裝滿起艷色溫香，

那些清興的騷人們，
又在預備着如椽的彩筆，
好給伊深深贊美與揄揚。

只能咒咀，不能謳歌，
我是個反抗自然的叛徒！
春姝呵，對於你未來的榮華，
恕我仍寫着這黑色的詩句！

晴
朝

幾天凜烈的嚴寒，

幾天蕭騷的疏雨——

它們已從昨夜枕邊

狂瀾似的風聲中遁去。

今朝，呵，今朝，

高天換上了蛋青的外衣，

羣峯擦着景泰藍的釉彩，

風神還在描着惡意的殘案，
萬有都已湧出新鮮的氣態。

呵，好個晴朗的清晨，
一切都已從沉悶中更生！
永久淪溺在悽惶之中的，
只有我這落拓了的神靈！

驚 慌

「明兒，病的急劇了，
你快去請大夫來罷！」

他的女人忙奔到床前，
帶着顫聲向他這麼狂叫。

他從黑甜鄉裏驚回了，
也不辨此刻是什麼時辰，
只向着濃黑的街衢衝去，

淒風零雨不住地向他交侵。

他聯想到年老的父親，

想他三十年來撫養了他們，

他所感受的這樣的驚慌，

不知要比自己怎樣地更甚！

淒風零雨不住地向他交侵，

他心裏眷念着年老的父親，

脚下沉重的木屐之聲，

步步地向漆黑的前方移進。

小
詩

1

柔夢醒來，
燈光如醉，
人生的孤零，

都於此際感到了！

2

敢是夢兒邊？——
園內的素馨花，

比去年在家時，
多得幾分明艷。

3

整天的幽寂，
已覺難堪，
怎禁清絕雨聲，
更引起淒涼回憶？

4

那個是忘不了的夜：
死尸在廳上僵橫，
殘燈在案上閃耀，
門外北風，

嗚嗚地叫。

5

昔年的知交，
漸漸稀少了，
怎麼懷舊的衷情，
却比晚星猶亂？

6

風雨飄搖——

殘零的故國，
在月白風清下，
我更眷念着伊了。

7

人已散，
夜將闌，
殘燈影下，
寂寞的力威，
使我心房愁顫。

冷
寞

寒風不吹，
白日淡淡的，
青陽是將再來了。

我小立在
剝落的短牆之下，
牆上茄色的野花
招展着在向淺笑。

我幽幽的感到

宇宙詔示我們生意的葱蘢，

同時也感到一種凝重的冷寞。

晚過社美鄉

太陽沒後的雲霞，

猶自金光燦爛，

天風冷冷，

已暗換了清爽人間。

簡陋的塔，

破舊的土城，

看了這古鄉風物，

誰禁得蕭條寥廓之情？

大野杳不見人，

但聞喁喁細語，

回頭傾聽，

始知來自幽篁深處。

敵人呀，你們準備罷！

——讀新時代。

我們年青而勇敢的

斯拉夫民族的英雄，

他爲了可傷心的祖國，

與墮落在鐵牢中的民衆，

毅然丟下如神的詩筆，

跑，跑，跑到那民衆當中，

手裏挽着同情而漂亮的姑娘，

心海間是那沸度的熱濤在洶湧。

誰知一再的從醉裏逃回，

爲了人們的侮辱與嘲弄。

臉兒是蒼白了，雪樣蒼白了，

心兒呵，更何堪其苦悶傷痛！

陰黯的灰色的雨絲天中，

槍機兒在萍果樹下輕輕一動，

呵，我們的英雄一切完了，

一切完了呵，我們的英雄！

深深的同情，我對於他的慘死；

可是不願意學他——學他的愚蒙！

我要終於飲着敵人的子彈——

在先一刻呢，是把子彈向敵人射送。

敵人呀，你們準備罷，

時候到了，我的槍機就要發動！

留戀

假使生命之杯，
是全充滿了苦澀的濁醪，
那末，倦飲的我們
倒也無所用其留戀了！

偏偏那種味兒，
有苦還有甜，
怪可口的香醪，

不時在我夢想中浮現。

要是碎了這生命之杯，

總捨不得夢想中的玉液瓊漿，

要是不碎了這生命之杯，

這苦味兒又將怎樣挨耐？

年華又將殘暮了

——密魯友岳生君。

年華又將殘暮了，

他底信兒終竟不來。

不知這渺茫的世界當中，

可還有他流浪者底踪影存在？

年華又將殘暮了，

他底信兒終竟不來。

他若知道我時的委頓心情，
定會呵，替我分去了悲哀不少！

年華又將殘暮了，

他底信兒終竟不來。

舊游園裏的梅花，

怕尚在爲我們催詩而開。

詩人底哀歌

他聽見人間美麗的月桂冠，
是爲褒獎詩人高貴的恩典，
他着實有些驕羨而醉心了，
他再不願留戀於冷落的天上。

他懇切地向着上帝說：

「主呵，你千萬准許我底期禱，
我要墮降到下界人間，

忠誠地去爲主宣傳使命。」

上帝有些詫異地回答道：

「你爲甚要辭掉天堂，謫下人寰？——
也好，你此行正可以爲衆生謀福，
但是你可要我給你些什麼？」

「主呵，我想做一個慈悲的詩人，
所以呢，別的什麼我都不要，
只望多得些雲錦似的文藝天才，
使美麗的月桂冠在我頭上加戴。」

上帝聽了很哀愴地說道：

「小子呵，你可不要癡愚！

詩人底使命雖然重大而高貴，
但他底生活却是銀灰色的。」

他很不以爲然地哭着喊道：

「主呵，你請無須爲我擔憂，
只要能得到月桂冠底光榮，
一切的苦痛我都願意擔受！

上帝無可奈何地終於允許了，
把一朵悲哀之花親簪在他底襟頭，

他衝着詩人偉大的使命，
逕奔下那蕩蕩的塵寰去了。

他到了罪戾密組成的人間，
悲哀之花漸漸開遍了他底心園，
他底詩歌越寫得成功時候，
悲哀之花也越開得絢爛。

他禁不住悲哀味道底酸苦，
迫得含着兩眶眼淚哀求了：

「主呵，我再不要這美麗的月桂冠，
請你把我襟前底悲哀之花摘掉！」

他只在那里盡情放聲地呼叫，

天宮裏底上帝何曾聽見？

月桂冠兒長在頭上輝煌，

悲哀之花也不住地在心園搖顫。

題「沙基血跡圖」

是樹木陰陰，

是橋影沉沉，

這仲夏的江頭

正合我們息影披襟。

哦，爲甚那如潮的人羣

狼藉地仰臥着，背躺着，

剩下的更儘在倉皇狂奔？

旗影落葉似地凌亂，

天空罩着的是灰色的毒氛。

聽，仔細地聽——

這中間不是嘈囂着絕命的哀吟？

瞧，仔細地瞧——

這中間不是交現着鮮血的潰迸？

絕大的聲音警告我們：

這是一幕最淒痛的悲劇——

我們民族幾於不曾有過的劫運！

弱者的生命原沒保障，
只憑着有力者的意旨，
他們便可以隨時供作犧牲。

但我們沒有把心靈失掉，
悲哀的感覺永遠會在胸中蒸騰。

唉，這難忘的羞恥！

唉，這不磨的血影！

唉，這難忘的羞恥！

唉，這不磨的血影！

朋友，你如要讀我底詩

朋友，你如要讀我底詩，
須在無聊的深夜或黃昏，
切不要在興高采烈的芳辰！

朋友，你如要讀我底詩，
須先潰湧着如潮的同情，
切不要含着一些譏笑與冷刻！

朋友，你如要讀我底詩，
須得用自家底心靈去理會，
切不要僅僅從文字之中追求！

補
錄

頽委心情未老年，
興來哀樂付詩篇；
自知語意多蘊澤，
錦瑟他時恐費箋。

——借用自題偶然草絕句。

花匠

呵，一弓的園地，
栽蒔着花卉多樣，
我們過客驚奇了——
驚奇得爲她駐足欣賞。

年高貌古的花匠，
親切地爲我們指點：
這株那株，這旁那旁，

形形色色地看得我們眼兒亂。

欣賞了，欣賞了

一切濃淡的芬芳與色采，

恍如看完了一幅靚裝的圖畫，

或讀過一篇馳名的詞賦。

我們有的是感極無言，

有的儘在嘖嘖稱羨，

大家暫時忘懷了現實的齷齪，

心腔裏瀟蕩着欣快的輕煙。

我興想到這年老的花匠，
他的工作可真不平常，
一例是給人們精神以怡悅，
他的努力正和詩人一樣。

欲行了，仍徘徊，

我自愧深不如這花匠：

幾年來效忠文藝的花園，

可曾種得朵好花供人欣賞？

記 念

「此身原已死，
你作未亡看！」

我此刻是在地府，抑在人間，
我迷惘，我天大的迷惘！
我此刻應在地府，抑在人間，
我迷惘，我更大的迷惘！

過去了，過去了的一切，

我爭忍忘懷，我又怎能忘懷？

天哪，你還交給我這迴腸的記憶，

可是你的擺布尚未算虐待？

我不敢用我此日的酸心，

去追懷那已往的歡娛！

我尤不敢用我此日的傷情，

去緬想那未來的苦趣！

總是拋了乾淨，這殘零的身世，

愛呀，你在地下也許正如此相期。

可是，我終是個怯弱的女孩，
死了心情，却仍活着軀體！

你可曾知道，我記憶中的人？

像我這樣活着，實比死了苦惱！

宛轉地依人，淒涼地作活，

心是碎了的，口上却強浮着死笑。

天哪，我願安心承受你給予的一切，

只要你收回我這難忘的回想！

活着死了，一樣都不成問題，

最苦我的是記念，記念，記念！

註——這詩是爲同事O姑娘代訴衷曲而作的。

TO—

青春正在我們的當前舞蹈，

你不看，花鳥們是何等活潑嬌嬈？

我們要復活已死了的心情，

不容許我們的生命來秋先稿！

姑娘——聖潔的姑娘！

你的丰神是怎樣玲瓏燦爛，

你的舉止是怎樣活躍翩翻：

這部表現着南國特徵的女孩兒相！

爲何你的詩作——你心的樂音

却彈奏得那樣哀楚淒冷？

如三峡清猿的晨嘯，

也如破屋中鷓鴣的夜鳴。

我惴惴地滾蕩着同情，

我又悶抑地蘊蓄着思疑：

這是如何令人不解呀——

艷麗的春花，竟滿孕着秋意！

「我原來不識什麼哀愁，」你說，

「這些字是於我索解無從；

唉，——自我親愛的媽媽死後，

我心裏突闖來了它的幽蹤！

「只要我一提起筆竿——無論那時辰

它就無情地在毫端顯形；

任我怎樣地快樂爲懷，

於它可總是沒法驅摒！」

你的話兒草草訴完了，

餘哀却滿置在你的臉上。

我了解，我更心愜：

悲哀這東西，原不爲誰寬免！

姑娘——聖潔的姑娘！

你可曾曉得我這無用的浪人？

我的全生命是哀愁的俘虜，

半世的生涯，都斷送在鐵蹄下的哀吟！

我所有的詩篇——

呀，那殘蝕的或新製的蕪稿，

我是永遠地把它祕不承人，

它會引人心傷，催人淚掉！

青春正在我們的當前踴躍，
你不看，花鳥們是何等活潑嬌嬈？
我們要復活已死了的心情，
不容許我們的生命未秋先凋！

就這樣放開手罷

就這樣放開手罷，

這煩惱原是自己鉤惹了來！

誰叫我到此時才去尋春——

忘記了自己的華年早已活埋？

我的熱情，我的真誠，

它是再無有誰人能解！

我縱賣盡了懇摯的殷勤，

人們只鄙薄地把它「壁回」！

換來了仇人似的貓視，

那代價是一對熱情的眼光；

我不信還有比這更難堪的事情，

即使數遍了人間所有的冤枉！

人家是那樣得意飛揚，

她有的是朋友，有的是金錢；

我啦，我委實地太不自量，

蘊着的真誠，怎敵得外面的寒飈？

我的需求是假熟了的種子，
儘管培養着。總不能好好抽芽！

我要把它拋棄在清淨的深淵，
讓它安穩地爛敗，腐化！

就這樣放開手罷，

自己惹來的煩惱自己解除！

別再急躁，別再追思，

寧靜了一己的心，也寧靜了別人的！

無
題

噙住！我們眼眶欲溢的淚流！

咽住！我們喉頭欲吐的哀詞！

讓眼前俄頃淒涼的沉默，

互訴了你我漫胸難形的苦處！

不用怨天，妹呵，更不用尤人，

我們只嘆息着彼此的生不逢辰！

任幸福之神振翅飛掠過身旁，

祇好各緊閉着眼睛，暗暗心傷！

並不是彼此全沒有衝鋒的神勇，

似乎聽見誰說，前路也正一樣虛空。

我們厭倦，我們尤其哀愴，

昏迷跌倒，同僵臥於這途中！

這樣野性掣馴，却又這樣委婉多情，

天生呀，我們的身心合裝盛着苦痛！

也好，就束着手兒儘教冥神去安排，

橫豎擺脫不能，叛逆也歸於無用！

寒酸的店主

我越想，我越慚慚地不安，

姑娘，你看誰個店主會比我寒酸？

應時的貴重的貨物一無所有，

僅存的，呀，那是很輕微的一點！

青春——人生最高貴的精華，

我何曾不有過，臉上醉人的明霞？

可惜你我相逢是太晚晚了，

時間巨豹的饑吻已整個地吞噬了它！

要使生命飛躍榮華，年青人

誰個不抱着籠罩寰宇的雄懷？

我也盡有，那滿腔豪橫的意氣，

爭奈早消逝了，只悲哀下猶躺着殘骸！

我壓根兒就沒有驚人的天才，

雖然小小的慧心有時也閃爍着在。

爲了生計的迫勒，把一切都拋荒了，

薄弱的一點靈機，也已在困頓中掩埋！

姑娘，我一切都是無有無有，

只剩餘的一縷熱情還在心頭殘燒，

這點僅存的貨色，請你好好收容罷，

別人不會要，我也不能再給她了！

毀滅

這時候，只有興奮與悲哀的火燄，

光熱熊熊地燃燒着我的全身心，

我要求着毀滅，整個地毀滅，

在剎那中把無用的皮囊化為白雲英英！

我跟蹤地從她家出來，正是人靜更深的時分，

細雨濕潤着我的衣履，街燈却在呆立發昏，

在這時辰，在這沉鬱淒涼的時辰，

興奮與悲哀的火燄燃燒着我的全身心！

我涕淚交流地感激她熱情的眷注，

可是她由衷的希望是我所永不能酬償，

我縱酒，我耽煙，盡量地表露着我的缺憾，

是要她爲我傷心，是要她於我絕望！

祇有自己的心懷能領略我此時靈魂的隱痛，

我要求着猛烈的毀滅，把一切投付在這毀滅之中！

但是我只能關着雙眼在窄路裏低回，

永找不去路歸程——唉，前是莽蒼嶺後迷濛！

我如今是病了

晨風吹漾着帷幔，

我一個人獨臥在床上，

我如今是病了，病了，

你可曾知道麼？姑娘！

頭兒鉛塊般沉重，

血流如沸水地激蕩，

一切的思慮都停退了，

姑娘，我只深深地把你繫念！

你此刻當已離開睡床，

可不是在凭着窗兒凝望？

看南征陣陣的賓鴻，

你要問有無那人兒函章。

或者你正躑躅於林園，

伴着棕櫚在歡迎晨光，

聽到樹上葉兒切切私語，

你可禁靈魂兒縹緲地北翔？

晨風吹漾着帷幔，
我一個人獨臥在床上，
我如今是病了，病了，
你可曾知道麼？姑娘！

凌 跋

靜聞曾說，朋友的作品總是好的。對！在我們讀朋友的著作的時候，友誼是往往爲我們添上或多或少的成見了。但我對這本詩集的愛好，卻不僅因了作者靜聞是我的友人，最大的原因到是爲了他在這裏寫出了我——也是青年人所同會嘗味的心情。

打一個不很的當的比喻，這一本詩就是早春的西湖。它是那樣地靜寂，那樣地平和，縱然不時有漣漪飄漾，也決不是大海中的狂濤，也決不是河流中的急湍。

但我們要是真有心嘗味這書中蘊藏着的情味，那決不是在浮面的漣漪

中所能找到。我們該在一個清靜的早晨或寂寥的午夜，把它靜靜地讀，低低地吟，直等我們自己的心靈融化在音樂樣的節奏之間，纔能從靜寂平和中掘發了那深深地埋着的熱烈的生命，和一顆沉哀的心。我們能細細地看出了作者心情的變幻，更能牽引我們去追憶那過去了的華年的幻影。

偶而因了地震和風暴的襲來，平靜的湖水也會『泅派飛騰』。這並非是反常，靜聞原不甘於『毫無生氣的平淡』的，就在『悄然沉寂』之中也同樣的有熱情深藏。即如海濱的二月那樣恬靜的意境中，他也憎厭單調荒寒的濤聲，而憶戀着故鄉媚媚的春天。誰說他是冷靜？

他慣用了平淡的似不經意的辭句，寫出了世間最深刻的悲哀。

『我也有漫胸的哀怨，

急待訴與人間，但是

我沒有勇氣——我不敢！——一個薄暮似的早上

誰不是將『漫胸的哀怨』鬱結在心頭？要訴與這冷酷的人間，是徒然換

回了譏嘲和輕蔑。這耐人咀嚼的『我不敢』啊，多麼痛心！但在這兒，

靜聞卻終於把哀怨向我們——也代我們伸訴了。

從隱念着天涯的游人，冷風扇着，沉昏，舊夢和幾節小詩中，他讓我們體味了華年消逝了後的嘆息，過去了的夢裏情味的追尋，和空虛與寂寞交迫着的心靈。這些，不只是表現了靜聞自己，實表現了青年人共同的心境了。

在漫漫的人生的路上，誰不感到了厭倦？但又誰不是爲了魅人的憧憬

在困苦地追求？

『要是碎了這生命之杯，

總捨不得夢想中的玉液瓊漿；

要是不碎了這生命之杯，

這苦味兒又將怎樣挨耐？」

——留戀

這徬徨，懷疑組成的苦惱的歌聲，益喚起了困倦的我們的無可奈何之感。

靜聞自認是一個『羅亭型』的青年，從忽想起中我們也就可以看出來了。他所缺少的並非是智力，並非是熱情，勇敢纔真是他所需要的。他雖是知道『悲觀的，懷疑的時期已經過去了！』但因了心情的飄忽和動搖，他終於鼓不起勇氣向現實去奮鬥。可是這豈僅是靜聞與羅亭的悲哀！在這樣的環境，在這樣的時代，青年們是大都在『叉路上徘徊』，把智力和熱情在空想中消磨了。

熱情充沛的青年們，要是看不慣這以前沖淡的詩篇，那『補錄』中的八首就能引起了你們的同情。這八首詩中是到處擠滿着緊張的情感，表現了作者已往的生活中最熱烈的一段了。

記念寫出了一個怯弱的姑娘的哀曲：

『宛轉地依人。淒涼地作活，

心是碎了的，口上却強浮着死笑。』

這無可奈何地活着的苦惱，這伴歡強笑的生涯，要是誰有着同樣的遭遇，
那他的心絃是將起了如何的共鳴啊！

無題和寒酸的店主是全書中我所最愛好的兩篇。
無題中是充滿了那
樣淒哀的情緒，又是蘊蓄着那樣真摯深沉的愛。

『並不是彼此全沒有衝鋒的神勇，

似乎聽見誰說，前路也正一樣虛空。』

這樣的心情，又豈是平常淺薄的戀歌中所能找到？縱然我們讀了不會如
作者自己那樣傷感，也總不免引起了漫胸的惆悵。

青春已逝，豪氣銷沉，更何堪天賦的才華，爲了生計的重壓，『也已
在困頓中掩埋！』在愛人的前面，看着那些飛躍榮華的過終於成了

去，這又是如何的慟心！但『寒酸的店主』也並不真寒酸到一切都是無有，他還有一縷熱情可以作為獻禮。靜聞！祝你的熱情永遠存留在你愛的姑娘的心頭。

作者的詩和他的散文有同樣的風格，它們的辭句都是簡潔，活潑，能把他的心情有力地表現出來；且謹嚴美麗，每字每句都曾經過了錘鍊。它們不僅有着充實的內容，還有着動人的外形。

他詩中的音調是那樣地和諧，響亮，每一首詩也就是一隻合拍的歌。這雖是受了舊詩的影響，但這不但不是病，且正是他的長處。如春宵那樣，我們先不用向字句中去尋求，祇那曼妙的節奏已經足使我們陶醉了。

靜聞自說是受了王漁洋作品的薰染的，所以無論在散文和詩歌中，他都喜歡寫景。如晴朝那樣，我們就像是讀一幅鮮明的圖畫，雖只是寥寥

的幾筆。

作詩與其說爲了人看，到不如說爲了自己。常作者在讀着一篇自己的詩作時，就能回味到了寫這詩時的心情，無論是歡欣，無論是悲哀，他都是如何地感動！但在我們，除了那有過同樣的心境的，是不能如實地體驗到作者常時十分迫切的情感了。朋友們！這小小的一本詩，就是無盡的寶藏，我們各憑着在人生的旅途上的經驗，於可能範圍中去盡量地領受罷！

後記

此集，原輯於去年夏間。時余在廣州，與友人王君西薇等共賃居於東郊之屈園。彼此課業多暇，相與品俗論文，蕉陰瓜蔓間，時泛溢着我等狂熱之談鋒。余與王君擬合出藕社叢書，於二三年內，各謀刊行譯著數種，以爲中土文壇大海一勺之助。議既定，卽下手編著，余先纂成散文集荔支小品一冊。繼又將數年來所爲新詩，選爲此集。王君於暑假歸後，以病未能回廣州，余亦由嶺南大學，轉入國立中山大學供職。旣遠遠良友，復役於任務，付刊之興遂索然。不意輕輕一擱，竟將一年有半矣。今者，得嶺表故人來書，知王君已下世。緬維舊事，不禁潸

然！從故稿堆中，取出此集展視，故友題詞，墨瀋猶新，而彼此已有人天之隔矣！於是，付刊之念復動。非欲向文苑爭此詩人一席之地，爲紀念亡友，余不忍不出此也。且以前在一二書物上，曾預告過此書。敝又承景深兄發表於文學週報上，並有此書已付刊之附語。今不印行，人或將以『大言欺人』爲予及吾友笑矣。爰將舊輯，略事校閱，並以近稿數首，——除花匠一首外，皆爲半年來所作。——別爲補錄，附著於後，用付排印焉。至余作詩之經過，及自己對此集之一點感想，已於敝言中略及之，此處不更贅矣。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一日初版

海濱的二月

實價大洋四角

作者 鍾敬文

發行者 鍾敬文

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北新書局

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本書作者其它著譯各書

民間文藝叢話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

荔支小品（散文集）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偶然草（詩歌集）

國立中山大學代售

西湖漫拾（散文集）

上海北新書局出版

未寄的情書（小說）

上海尚志書局出版

印歐民間故事型式表（繙譯）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

狼獾情歌（繙譯）

國立中山大學出版

湖上散記（散文集）

上海明日書店

楚辭中的神話和傳說

國立中山大學

游草一束（散文集）

上海金馬書堂

柳花集（文藝批評）

上海羣衆圖書公司

（末後四種，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